

任白濤著

應用新聞學

亞東圖書館印行

1928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訂正再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訂正四版

中國新聞學社叢書第一種

應用新聞學

定價大洋七角

一 權 作 著 有 一



一 究 必 印 翻 一

著 者

中國新聞學社代表人
任 白 濤

發 行 者

亞 東 圖 書 館

印 刷 者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上海五馬路
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電話中央一一六二

序

憶吾少小之時，卽嗜報紙成癖。逾冠，與海上二三報社締特別通信之約，而遂置吾身於新聞界，此十年前事也。然吾當時對於新聞事業，興味雖極濃厚，却甚不滿意於中國新聞界，偶有感觸，輒記錄之。若於新聞雜誌中見有涉及新聞紙及新聞記者之事，無論殘簡零篇，更悉珍重收藏。私願於他日爲一書，初未知有所謂『新聞學』也。嗣以祖喪退職。繼復東渡三島，始知二十世紀之學術界，早有所謂『新聞學』者，插足其間，而流布三島者，且亦累月經年矣。課餘，於坊肆遍蒐新聞學一類之典籍，旁稽各種新聞雜誌，終仿杉村氏著『最近新聞紙學』之體例，編製此書，——一九一六年冬屬

稿，一九一八年夏完成。乃就正於愛研斯道之吾友王拱璧，旋經拱璧讎校一過，是正甚多，吾深感之。

一度返國之後，更番東渡，欲刊此書於江戶。未幾，學潮勃發，踉蹌西歸，是爲吾書出版之一大頓挫。——在蹉跎復蹉跎中，頻頻造成與吾書以新生命——易稿——之機會。

去年夏，南遊至滬，新聞界之舊識新知，咸力促吾書行世。然吾於此書，其始也，唯恐其出之遲，迨夫歷閱數稔，則又唯恐其出之速。蓋吾每經一度之改正，必得一度之後悔。故當發刊之會，決不敢率爾從事，而海上雜冗，不適吾居，乃卜遷西子湖畔山幽林邃之處，整理吾書。——自然美與吾以極大之恩惠，而吾書亦得以均霑。換言之，百泉交匯之聖水，忽使吾之性

靈受嚴重之洗禮，而湖山之秀氣，尤不無爲吾書添若干之點染焉。旣而分篇付梓，直至本年初冬，校事始畢。

此區區十萬言之冊子，吾實用去六七寒暑，其間吾固非無別爲，而吾之精神，殆無時無刻而不寄託於此書。至於湖居之年餘，則又純爲此書所銷磨。吾自問後悔成分，已減至零數，可告無憾於讀者矣。然而淺學如吾，時虞不逮，吾今後唯一之希望，是在大雅宏達之教誨耳。

白 濤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於西湖，六一泉畔。

替他看一下子，對於這書出世，懷抱有無窮的願望的我，當然不便推辭，雖然白濤的處女著作，而他却是不肯輕率地使它去見人。他一定要叫我還沒出版，我又笑着同他說：『新聞學的頭生兒真難產啊！』那裏知道這書不知報紙是什麼東西，都在那裏餓着餒哩。隔了一年，白濤這書催促白濤趕快脫稿的一句句深刻的話，因為我知道有許多常常讀報紙而友人在座。『快把同胞們餓死了！你還要』割正膽細『嗎？』這是我當時的工作，積稿已經滿案了。那時屋裏雖只白濤一人，但我的確覺得有兩個朋輩白濤，我白濤，正努力地做新聞學著述。

寫在著新聞學的上頭

我實在不能夠昧心地盲目地去恭維它們——我爲什麼不能夠恭維它們呢？
的，仍是不善。——就量上說，近幾年的報紙，也算加得不少；但就質上說，
進報紙的改善的：誰知候了一年又一年：逐漸改善的，真是等於麟鳳；不善
新聞學的人，總算得着一點新鮮的食品了。——按正說：新聞學是可以促
幾本國產新聞學：而忍饑多年的，一般不通外國文和通外國文而沒讀過外國文
不歪——四不像的新聞學出現於中國的學術市場；——但無論如何總算有了
覺得不像個科學。後來——白濤的新聞學出版以後——接二連三地又有幾本正
在白濤的新聞學出版之前，曾有一本新聞學出世：但是我看那本書，總
尾，都看遍了。

於是我就熱心地把這都十萬字的新聞學——中國新聞學的頭生兒——從頭到

外，大概以下列二類為最多：第一是模稜：這一類的論評，往往出現於色彩紙，實負擔着重大的責任。我國現在報紙上的論評，除少數又少數的幾個例外，報紙所以能夠指導輿論代表民意者，全賴論評；換言之，論評對於報紙，弄得烏烟瘴氣，怎配稱做新聞記事？

濁也罷，個人陰私也罷，帝魔符咒也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幾張潔白的『言者無罪』的曠典，殊俗：造謠也罷，杜撰也罷，模糊影響也罷，腐化污多數的報紙上的新聞記事，還是承襲着十七八世紀的東方御史的『有聞必錄』譯：必定有這種記事，滿載於報紙上，這報紙才算善良的報紙。返觀我國大表內容，更須富於公正的，民衆的，教育的，藝術的，和現代生活的色彩報紙第一的要務，乃是明確地把新聞記事報告於讀者；而新聞記事的外

於新聞記事，還知道負責點責任。而對於廣告能負責任的，不但沒有一家，而廣告的勢力，差不多是與新聞記事並駕齊驅的。有少數的中國報紙，對

對於社會一切事業，只是只能使它破壞，墮落，不能使它建設，向上的。

對於人所不敢言，實在這類消極而不負責任的——使讀者灰心短氣的——論，

甚至於收受帝國主義者的賄賂，就專以祖國的一切人事為業務；初見好下，就能夠不更事實，瞎拍亂吹，或和政客的敵人，作無謂的爭論。——

拜金：這一類是宗旨沒一定，誰拿錢便替誰說話；有時鑽到政客的大腿底

可以說是『模稜兩可』的論評，也可以說是『模稜無不可』的論評。第二就是

闊然媚世的鄉原——在它的字裏行間，從來是認不出是非黑白的。這類論評，

不很縹厚的報紙上，立言不着實際，總想面面俱圓——像六十四面的美人又像

效力，尤為顯著：或辦大通信社，以壟斷操縱萬流的言論之源；或辦日報，難手國以來，已收得極大的效果；對於民族不振作，輿論不健全的国家，它的對義者，兼破壞攻擊對

報館要求賠償的！

者，未必就一點也不知道吧？——我以為因看廣告而受損害的人，是應該向者，便要賠償損失：關於這一層，我不知其詳；但我想中國的所謂『大』報告，負有極大的責任：假如讀者因欺騙的廣告而受了欺騙，報館對於那個廣告登載後的影響如何，自然是不必管它了。——據說美國的報館，對於廣的，明明是違反羣衆心理的，只要錢來，就替它登載，替它宣傳；至於那且的，明明是毒物，是危險物，明明是欺騙的，誘惑的，明明是醜惡的，污穢

我，攻擊我的……的；甚且把它購置案頭奉爲輿論之母：這種記者和讀者，真可憐的蒙昧的中國的新聞讀者，到現在還不明白這種毒物是藉宣傳來破壞的，甚而還甘心拋棄天良，替它做宣傳，掩護，破壞，攻擊……的工具。行，中國的新聞記者，到現在還聽着這些毒物，在我們的堂與間，盤踞橫的當作一種價值，來估量一下，我敢自信地說：比庚子賠款還得多！可憐的來身受的創痕，略一回顧，真要使見者慘目，聞者酸鼻了。假如把這創痕而作鬼域的借刀殺人的勾當；它的惡辣，陰毒，猛烈，……但就我國二十年收買對手國現成的通信社和日報雜誌以破壞對手國的記者道德，與論範離，對手國的人，來辦通信社和日報雜誌，而爲更進一步的迷惑掩護的手段；或誌，用作『旦』，『伐』，『不』，『含』，『畫』，『夜』，『的』，『工』，『具』，或於對手國內用對手的文字和

必須拿辦理工科的精神和設備經費去辦新聞科，那末，這新聞科才算現代的，教育者，把新聞學這個科學，至少也和別種科學一樣地看重它。具體言之，鼓打起來，以啓發一般入對於這個科學的興趣。——第二：我希望從事新聞研究者，今後更要繼續地努力工作，趕快把新聞學這個科學的旗幟豎起來，繼續無限的希望；現在單地把我的希望寫到下面。——第一：我希望新聞學研究雖然，我對於中國的新聞事業，絕望了嗎？不！我並沒有絕望，並且懷着對諸君不能恭維，我又怎敢爲虛偽的恭維？何況咱們都是自己人？——真對不起中國新聞界的諸君：我說了許多不大好聽的話；但是我的良心裏，我便想起『五卅』乃至其它類似『五卅』的事件了！——算是怕不怕狼的羶羊：要不想不給狼做食品，怕是不能倖免的吧！——寫到這

學，澈底地研究一番。諸君既有相當的專門學識，則諸君的地位，自然可以
務，當作高尚的，有趣的，專門的，永續的職務去幹，同時，把現代的新聞
借才異地的。——第三：我希望現代中國的新聞記者，要把新聞記者這種職
——在現代中國，要想辦完善的新聞科，人才一定不夠用，我以為這是不妨
夫，就可以畢事，同時可以省却他們多少日和多少金錢，來得有意思！
不如取消了聽生自由地去買兩本專家著述的新聞學，不過破費一兩天功
不配稱為『學』，更說不到『科』上。這樣的新聞科，實在有害無益，倒是
誤子弟的辦法，簡直是吸收學生的父母的血汗換來的子弟學的辦法！既
新聞學『教授』，『編』，『些似是而非的新聞學』講義。這種辦法，簡直是
新聞科。倘若敷衍，潦草像如今的新聞科或報學科那樣，請兩個似是而非的

代表留日的「一部分學界歸國，路過上海時，草最毒之日貨一文，發表於各
 乃至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境地的問題——我曾於『四』『五』『六』『三』運動之間，
 最後再附加兩句：關於帝國主義者的新聞政策的問題——要想置中國國家

*

*

*

*

的，何況還有人格問題？

「津貼」或賄賂以爲生涯，我敢斷言諸君的事業，是萬不能得着永久的繁榮
 ——關於這一層，其實例很多，不難一查便知。倘若不注意重營業，仍靠

重營業的。只要照新的經營方法去辦，自然能夠立住強固的經濟的基礎，
 希望經營新聞事業的諸君，要澈底地覺悟：現代最進步的報紙，是沒有不注意
 得到穩固的保障；老實說一句，諸君的飯碗，是不容易打破的。——最後我

報：後來又在拙著東遊揮汗錄中，痛論此事！

王拱璧

一九二六年六月，寓於西湖。

延註：此文原係拱璧爲這書的再版而作的，但他作成的時候，這書的再版，業已印出，致延到三版的今日才刊出來。又，原文很長，而且有許多地方，我認爲不宜在書上宣布，所以只好暫時割去：這層我想拱璧是沒有什麼不願意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

我研究『新學』的先生，所得而作的²的大著：了！據李民治先生的查攷，以及我的確切的估計，『新學』底本做書問世以來，似乎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尤其是同國的同志的新著，不但絕少新異，而且幾乎相等。我這專門學者，既然任何學術都不要一說方在發見時期的新聞學——都是常常變化或改進的。只是近年來，我看這一國對於這種書，就是守着「正」「再」訂的不主義，免得迷人惑己。」

我對這種書，就想是不創造缺點，物質文明的缺點，如印刷難離古代的出版困難不易，一一而却不要致費精神之勞。是功好好利；鑑造粗製的毛病；因此「還」「再」「正」便成著作家的慣例，有心的理知專事用熟語熟了。我想這也是沒有的。「再」「正」訂版的謬想。到了印刷術達於今日，無中外學的尤其是著作家都免不了要他讀書；因為此古來的名著大都學終身的專業，他們往往只望他們的後人讀他們的書，決乎不換版印外另的一重。因來古法版印刪改的時候，一部書，很容易容易，因此此部書的人也就看得着機會慢慢地去修改它在三、四地更改並非是我習慣，因為我在初版之前，就決定洗淨了，下才准它出去。所以一再微更幾處而已。